



汉|风|周|刊

07

徐州日报

2026年9月14日 星期一
责编:郑惟 美编:范聪 校对:李希斌
投稿邮箱:1740449948@qq.com

总第 189 期
统筹:张瑾

探求中华文化起源 保护民族传统基因
关注前沿学术研究 分享人文思想光芒

快哉，苏徐州

——写在第二届苏轼文化论坛召开之际

本报记者 张瑾



图① 快哉亭院门背面。
图② 黄楼。
图③ 东坡会馆。
图④ “江山无恙 鹤归来”景观石。
图⑤ 苏轼雕像。
本报记者 张瑾
孙博宇 摄 插图依托 AI 技术绘制

快哉，风雨黄楼立丰碑

宋熙宁十年（1077 年）四月，苏轼到任徐州知州。他或许未曾想到，这次上任，会成为其一生仕宦中厚重的注脚。是年七月，黄河在上游曹村决口，八月洪水直逼徐州城下，城外之水高出城中平地，在昼夜不停的暴雨里，城墙岌岌可危。

大水未至，人心先溃。眼见城中富人准备弃城出逃，苏轼在城头发出铮铮誓言：“吾在是，水决不能败城！”他让百姓备好筐箠铁锹，囤起土石柴草，自己带着官吏军民加高堤墙，又不顾权限所限，亲赴武卫营，请禁军出动助力抗洪。

苏轼派人“筑东南长堤，首起戏马台，尾属于城”，自己穿草鞋、拄木杖，守在城头，与军民苦战 70 余日，洪水终于退去。消息传至朝廷，神宗皇帝下诏褒奖苏轼“亲率官吏，督驱兵夫，救护城壁”，又减免徐州赋税、发钱粮加固堤防，为这座城立下百年之安。

水患过后，苏轼命人在城东修高楼，外墙涂以黄土，寓意“土实胜水”之意，名曰“黄楼”。元丰元年（1078 年）重阳，楼成，苏轼广邀名人故友登楼赋诗雅集，苏轼《九日黄楼作》、苏辙《黄楼赋》、陈师道《黄楼铭》等名篇佳作为黄楼扬名。

晚年苏轼自题画像：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徐州虽不在列，但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中评价：“甚至才高如苏东坡，真正的生活也是由四十岁才开始。他现在就要进入他的徐州时期，也就是他的‘黄楼’时期。”

诚哉斯言。徐州之前，世人看见的是才华横溢、锋芒四出的苏子瞻；徐州之后，世人看见的是厚重笃实、经世致用的苏东坡。徐州不是苏轼官游最远之地，也不是任职最久之所，却是他从文人士大夫走向“以民为本”行动者的关键一站。

苏轼在“黄楼”时期的贡献，远不止抗洪。大雪封城，柴薪告急，“湿薪半束抱衾裯，日暮敲门无处换”。他派人进山寻访，在城西南的白土镇找到煤炭，解百姓燃眉之急，并以石炭炼铁造兵器以巩固边防。

他又上书皇帝，纵论彭城战略地位、治铁民生利害，笔底尽是安邦定国之计。一位知州的担当，写在保城于狂澜的大事里，也写在炉灶田畴的小事中。

苏轼还兴文教，劝农桑，考察高祖庙、戏马台、亚父冢、刘向墓等历史遗迹，咏叹史事、保护古迹、奖掖后学，用实干担当、亲民爱民的行动，做到“遗爱”满城。

900 多年过去，当年肆虐的洪水早已化作静静流淌的故黄河。庆云桥东侧，黄楼依旧，门上楹联“湖山共唱黄楼赋，天地同怀苏子功”，是今日隔着 900 多年光阴，对一位古人的遥遥一揖。

快哉，跟着苏公「粉」徐州

苏轼留给徐州的另一重馈赠，是诗词。两年间，他在徐州写下 300 余篇诗文。曾经刀光剑影的兵火古城，从此有了温润与灵秀。

苏轼初至徐州时，适逢友人李邦直在城东南新建一亭，于是欣然作《快哉此风赋》，遂有了“快哉亭”之名，“贤者之乐，快哉此风”自此被传诵千年。后来，苏轼被贬黄州，又为当地新亭题名“快哉”，写下“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”的千古绝唱。

彭城、黄州，两座快哉亭，一脉浩然气。“快哉”二字由此成了读懂苏东坡的密钥——快哉从来不是逍遥，而是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豁达。

承“快哉”之真意，成为城市文旅宣传语的“快哉徐州”，既有千年文脉打底，又合徐州人豪爽热情的脾性，把这座城市丰厚的人文家底，生动、感性地呈现出来。

宋元丰元年秋日，苏轼与友人登山，纵酒放歌，醉卧黄茅冈乱石之间，即兴长吟：“醉中走上黄茅冈，满冈乱石如群羊。”那块曾被醉卧的长石，后人唤作“东坡石床”。

云龙山给苏轼的，不只诗酒，还有与云龙山人张天骥的忘形之交。苏轼在访张观鹤间挥就的《放鹤亭记》，后人选《古文观止》，“鹤飞去兮西山之缺，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”，一座山间小亭自此名扬天下。云龙山上，放鹤亭、招鹤亭、饮鹤泉等遗迹至今犹存，成为二人友谊的见证。

再看燕子楼，苏轼夜宿寻梦，一觉醒来留下“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”的千古一问；百步洪上，他放舟急流，惊涛里尽是人生险易之思。苏轼所到之处，常以诗文为山水命名立传，文化地标由此有了文学的注脚。

900 多年前的苏轼，用诗意为这座城市留下一张文旅地图。今天的徐州，以文脉赓续的实践探索，回应苏轼的深情凝望。彭城七里历史文脉轴线上，黄楼、百步洪、快哉亭、戏马台、云龙山、苏公塔、苏轼纪念馆、苏堤、燕子楼串珠成链。

今年是徐州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40 周年，苏轼文化是徐州多元文旅品牌体系的核心所在。据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研究，徐州是学界公认的苏轼遗迹保存较为丰富的城市，目前全市有苏轼遗迹 74 处、苏轼纪念景点 33 处，形成了覆盖主城区、辐射周边的资源布局。

“品两汉文化、赏山水美景，游快乐徐州、享惬意生活”，“快哉徐州”文旅品牌的底色，正是苏轼留下的豁达与从容。今人热衷的城市漫步，其精神内核，900 多年前苏轼早已写下：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，是行走的姿态；“何妨吟啸且徐行”，是行走的心境。

跟着“苏徐州”逛徐州，不亦快哉！

快哉，江山无恙鹤归来

“古彭州官何其多，千古怀念唯苏公！”苏轼一生历任八州之长，而徐州正是其文化人格形成的关键驿站，更是“苏学”研究不可绕过的重镇。

徐州研究之厚，历经多年积淀——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自成立以来，已出版《放鹤亭》会刊 42 期、专著 52 部；在全国首倡“构建苏学体系”，提出“苏轼民本学说”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课题”的命题。江苏师范大学举办苏轼文化与大运河文化共融、与汉文化共融学术报告会，中国矿业大学镜湖大讲堂的“诵读经典·走进苏东坡”系列讲座，让苏轼研究既有学院深度，更有城市热度；驻徐高校肩负传承之责，成立苏轼研究院，持续推出学术成果。研究苏轼，在徐州从来不只是学者的事，更是一座城的集体功课。

守护之实，同样可见——放鹤亭、黄楼等文化遗迹相继修缮，云龙湖畔建起苏轼纪念馆，“苏轼文化进机关、进学校、进社区”“走近苏轼 相约黄楼”四季不歇。苏轼纪念馆等已融入城市肌理。秦观当年那句“惟愿一识苏徐州”，已被这座城兑现成“世代常相识”。

传承的生动落笔，写在人间烟火里——文创手册《苏徐州日记》以苏轼在徐足迹为线索，串联 20 余处文化地标，两季累计销售近 9 万册，带动文旅消费超 3400 万元；大型湖岛实景演出《彭城风华》以苏轼徐州岁月为蓝本，3 年接待观众 45 万人次，让“白天游景区、晚上看戏”成为徐州文旅新模式。

2025 年 4 月，徐州首部文旅系列微短剧《苏轼知徐州》在云龙书院开拍，其主题曲《词魂千秋》化用东坡词意，唱出“彭城雨，泼墨写江山。云龙啸，快哉风满衫”。

“江山无恙鹤归来”，是柳亚子为云龙山留下的题词。2025 年彭城七里云东一道街环境改造时，此句被刻上景观石，成为鲜明的“徐州标识”，让文化与城市彼此滋养。

当城市竞争的核心从资源禀赋转向文化叙事能力，坚定文化自信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千年文化 IP“苏徐州”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。苏轼面对危机的担当、身处逆境的豁达、与民同甘共苦的赤诚，对今天的城市治理者、文化传承者乃至每一位社会从业者来说，都有深沉的感召力。

千年苏韵，文润彭城。第二届苏轼文化论坛聚焦传承与赋能，其深意或许正在于此：苏轼留给徐州的，从来不只是供人凭吊的遗迹，更是滋养城市生长的活水源头。

快哉此风，彭城有约；快哉，苏徐州。

